

悼念伊藤漱平老师

大木康

曾任东京大学教授、二松学舍大学教授、校长及该校名誉教授的红学大师伊藤漱平先生，于2009年12月21日，以85岁仙逝。对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全员师生而言，此事乃继丸山升教授（于2006年11月）、丸尾常喜教授（于2008年5月）辞世后，另一个令人悲痛万分的噩耗。

笔者自1979年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就读以来，一路深受伊藤先生的指导与提携。心中虽明确知晓：人生无不散之筵席，但痛失恩师，内心油然而生的缺憾却难以弥补。在此，谨藉由介绍伊藤先生的生平事迹，同时一并记述笔者记忆中昔日受教于先生的点点滴滴，以资纪念先师。

犹记那是1978年10月31日的第二节课，地点是东大驹场校区7号馆704号教室。昔时旧地，我生平首次拜见伊藤先生的景象，令我终生难忘。那一学年的下学期，先生因为担任《中国文学史概说》这门课程，所以前来驹场校区上课。东京大学的本科一、二年级学生一贯都在驹场校区的教养学部上课，待升上三、四年级时再修习各自选读的专业。那年，我恰好是在驹场修读的二年级学生，当时已确定来年春天将到文学部修习中国文学专业。当天，教室的门被打开，进来的是一位身穿着双排扣西装，头戴贝雷帽，双手提着装满书本的提包，风度翩翩，很是潇洒，而且体格健壮的老师。

作者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

先生所开授的课，主要是研讨历来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专著。现今学界有所谓“重写文学史”的研究潮流，伊藤先生当年开授的这门课，堪称此方面研究的先驱。先生在课堂上逐一介绍全世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专著，而在讨论某专著之作者与该书之特点的同时，先生会将每本专书实际交由学生们传阅。而值得一提的就是，这些中国文学史相关专著，无一不是老师自身的收藏。当时在课堂上，我自然而然地学习到：书本确是有其颜色、形状、大小、重量、触觉、还有香味的“物”。除此之外也认识到：若是研究所需之书籍，实有必要自己购买收藏。经由伊藤先生第一堂课的洗礼，我彻底成为先生的信徒，衷心向往先生的教研风格，进而决定仿效先生的人品，并以之为我人生未来的目标之一。

来年春天，我进入位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文学部，正式开始研读中国文学专业。此后，我每年皆修习伊藤先生所开授的课，而伊藤先生大都在自己的研究室授课。只要一走进东京大学文学部三楼的伊藤研究室，大家必定会对先生坐拥书城的藏书量惊讶不已。授课过程中，一遇到问题，先生就会敏捷地从堆积如山的书堆里，拿出许多相关资料来，为学生们解惑。而先生的藏书范围涉及中国相关的所有领域。先生的学问，不单单围绕着《红楼梦》，而是以《红楼梦》为核心，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，都有其独具慧眼的见解。此外，先生读书的范围，也不只是局限于中国文学领域，还涵括了日本、西欧之文学，在此方面亦有高深之素养与造诣。

有一年先生所开授的阅读课程，课目是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。课堂上，伊藤先生就曾提及：若欲了解《儒林外史》，有关科举与八股文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素养。因此，在研读《儒林外史》文本之前，先生尝试先让我们阅读八股文，于是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巨细靡遗地引领我们精读八股文的范例，直到该学年的后半阶段，方才开始研读《儒林外史》本文。伊藤先生严谨而无微不至的读书方法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日后，笔者撰写了数篇有关科举与八股文的专论，也相继出版了与科举相关的专书，此等研究成果堪称皆是受到先生当时教导的启蒙与影响。

尔后，我陆续修习伊藤先生所开授的多门课程。当时，中文系的学生人数很少，所以曾有好几次在伊藤先生的课堂上，只有我一个学生，如今回想起

来,那真是非常奢侈,一般求之不得的际遇。关于先生之授课,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,实在一言难尽。以下,谨简单介绍先生之生平事迹与学术业绩,藉以观其人之风骨。

伊藤漱平先生,1925年生于爱知县。由于先生的父亲是位爱好书法的文人雅士,所以先生自幼深受父亲熏陶,便自然而然地对中华文化与艺术心生崇慕和喜爱。1943年,先生进入全国英才聚集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时,就决定选择文科作为专攻领域。而在就读第一高等学校时期,伊藤先生一面学习“汉文”,一面跟着中国留学生学习中文。期间,先生除了英文之外,还学习德文、法文,又拜师学习书法以及汉诗的吟咏。

1945年,先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就读,正式开始钻研中国学。当时研究室的主任为仓石武四郎教授,仓石先生是以论文《段懋堂的音学》取得博士学位的汉学专家。伊藤先生从学于仓石教授,学得一番甚为严密的读书法。日后,伊藤先生也以字字斟酌,句句考虑的谨严为学态度来指导学生。此种治学态度与方法也是先生从仓石教授身上继承而来的学统。先生研治“红学”的方法,与藉由校勘各种版本而来治学的清朝考据学之间,有其密切之关联。

此外,先生还曾受教于翻译《红楼梦》的松枝茂夫副教授,也曾受到师事鲁迅先生并译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增田涉讲师的指导。相较于具有学者风范的仓石先生,此两位先生则富有文学家的风采。伊藤先生因而学到了身为学者应有的严谨为学态度,同时还具备文学家柔软感性的感受力。特别是伊藤先生别具一格、高雅而深富意涵的文风,可说是一直以来,深受松枝、增田两先生镇日耳濡目染、不断熏陶的结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尔后,伊藤先生又修习了以版本目录学家闻名于世的长泽规矩也讲师的课。当时先生跟从长泽先生所学得的书志学知识,日后有效地运用于《红楼梦》和李渔小说等方面的研究上。

诚如上述,若论伊藤先生之师承关系,则仓石、松枝、增田、长泽等四位教授,堪称先生一路走来,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恩师。

1949年,伊藤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,随即进入大学院(研究生院)就读。先生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:《红楼梦札记——关于曹霁与高

鹗》。同年8月,赴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助教,遂迁居札幌市。1955年,升任岛根大学讲师,次年升任该校副教授。任教岛根大学时,先生首次将《红楼梦》翻译为日文,此日文版《红楼梦》收进平凡社所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全集》而刊行问世。伊藤先生有关中国文学名著的译作,业绩相当丰富,例如《今古奇观》中所收的几篇小说、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、徐怀中的《我们播种爱情》,以及宋远的《娇红记》等皆是。总而言之,伊藤先生在译介中国文学名著方面,对日本学界贡献卓著。先生在首次完成《红楼梦》的日语翻译工作之后,便不断寻找机会,希望对之进行改译,终于在1963年、1969年分别出版了改译本。先生荣退后的1996年,又有改译本重新问世。足见伊藤先生对《红楼梦》的日语译介工作,有着非比寻常的热情。

1960年,先生自岛根大学调职,转赴大阪市立大学担任副教授。1961年到1966年间,先生前后五次,分别逐次刊出长篇小说《关于脂砚斋和脂砚斋评本的札记》(《人文研究》)。先生于这篇长文中,探索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霁及《红楼梦》的原貌,进而寻索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定本的成立过程,以及脂砚斋其人之生平,结果证明了《红楼梦》成立过程中,脂砚斋确实起了巨大的影响。

1970年,先生就任北海道大学教授,并担任文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主任,遂再移居札幌市。任教北海道大学期间,先生主要的研究成果当推论文《程伟元刊〈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〉小考》(《中国的语言与文学》),以及宋远《娇红记》的翻译及其相关论文。前者通过精勘《红楼梦》最初期的刊本,亦即从程本数种的异同进而论及该书的刊行状况。关于该篇论文,先生日后又相继发表了补说(刊载于《东方学》)和余说(刊载于《东洋文化》),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程本的刊行状况,同时论及《红楼梦》的续作者高鹗和刊刻者程伟元的相关事迹。伊藤先生此种环绕某一研究议题,精进不懈,持续发表新见的治学态度,令人感佩万分。

而关于元代宋远(梅洞)的《娇红记》,该书首次被介绍到日本,也是由伊藤先生所翻译才得以刊行问世(收录进平凡社所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大系》)。其后,先生更发表英文论文《〈娇红记〉成书经纬:其变迁及流传过程》。该篇论文,日后亦翻译成中文,转载于台湾的《中外文学》(第13卷第11期,1985年,谢碧霞译)。

先生上述研究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：《红楼梦》程甲本，及作为《娇红记》翻译底本的明宗文书堂郑云竹刊《新楔校正评释申王奇遣拥炉娇红记》，而这两部原书都是伊藤先生自己的藏书。先生的藏书原本就很丰富，这两部书便是先生珍贵的收藏。先生书斋斋号所以名为“两红轩”，也是由此而来。“两红轩”旧藏书中有有关《红楼梦》和李渔的藏书，现收藏于笔者任职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。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先有仓石武四郎教授的“仓石文库”，其中藏有《红楼梦》程乙本。现因伊藤先生“两红轩”藏书的寄赠，使得敝所的图书馆同时藏有《红楼梦》程甲本与程乙本，此亦称得上是一份奇缘。又，“两红轩文库”中也有天下孤本《新楔校正评释申王奇遣拥炉娇红记》。针对此事，笔者深感荣耀的同时，亦不免自觉应担负起永久保护先师藏书的重责大任。附带一提的是：敝所目前正考虑复印出版《红楼梦》程甲本、程乙本和《娇红记》。

1977年，先生调任东京大学担任文学部教授。任教东京大学时期，除了发表数篇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论文之外，先生又将当时所发现的九州佐伯文库所藏李渔小说《连城璧》介绍于世，并发表论文《李渔的小说的版本及其流传》（刊载于《日本中国学会报》）等。

1978年1月起，伊藤先生担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修课程主任，以及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语中国文学专门课程主任。1975年以还，历任日本中国学会的评议员、理事、专门委员，于东大届龄退休后，自1987年至1989年，以及自1993年至1995年，曾经担任两届的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。1980年以还，则历任东方学会常任评议员、监事、理事等，自1992年至1995年，又任东方学会常务理事、东京支部长。先生所以多次担任日本中国学界相关学会、机关要职，关键在于其高风亮节、无私不偏的人格所使然。

1986年3月，伊藤先生自东京大学退休，时年六十。这一年为了纪念先生花甲大寿，大阪市立大学、北海道大学、东京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，合力编辑了一部《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》（汲古书院刊）。该书共收录有四十三篇论文，厚达一千一百页。由此亦可窥见先生学德之一端。

自东京大学荣退以后，伊藤先生转赴二松学舍大学担任该校教授，继续从事教研工作。二松学舍大学创校于明治时代，是以汉学著称的私立名校。

日本近代著名文豪夏目漱石也曾在此校修读过。伊藤先生自1989年至1993年期间，荣升该校校长。

退休之后，伊藤先生首先完成《红楼梦》第四次的改译工作。之后，先生便倾其所有心血编纂其毕生之著作——《伊藤漱平著作集》（汲古书院刊）。该著作集全五卷，其中第一至第三卷《红楼梦编》已刊刻出版，而第四卷《中国近世文学编》的编纂工作业已完成。如今无法亲眼看见即将出版问世的著作集第四卷，伊藤先生心中想必应该十分遗憾。著作集第五卷《中国近现代文学·日本文学编》，也将于今年（2010）年底出版发行。届时，《伊藤漱平著作集》全书五卷出版问世，将为世人展示先生毕生学思之全貌，以慰先生在天之灵。

伊藤漱平先生千古。